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三十七回 鏢打天惠心毒意狠 結果賽花喪盡天良

且說鄭天惠得藥，因多說了幾句話工夫，不料白菊花趕到。白菊花本是與群賊乘騎，撲奔南陽府。來至雙岔路口，白菊花說：「不好，我想起鄭天惠這一順了開封府，他可知道我師父那裡有解藥，他許買他們的好處，找我師父去討藥。」張大連說：「由他去罷。」白菊花說：「不能我作惡他行好。你們幾位走著，咱們在前途見。」說畢下了馬，說：「你們先請，明天在前途相會。」大眾又不好攔住他，只得由他去了。大眾上南陽府不提。單說晏飛，可巧他把路走錯了，多繞了約有三四里路。若不然，他到鵝峰堡比展昭在先。但這一到，鵝峰堡，天倒已初鼓。到了門首，將要叫門，忽聽裡面有男子講話的聲音，心中一動：莫不成是鄭天惠來了？倒側身下來，往南走了幾步，一縱身躍上牆去，往裡屋中一瞧，見鄭天惠那個影兒在窗櫺紙上一晃。淫賊飄身下了牆頭，把寶劍亮將出來，叫「鄭天惠快出來！」鄭天惠自己想不出去也是不行，無奈何一聲喊叫：「白菊花，鄭某到了。」咔嚓一聲響亮，白菊花往旁一閃，原來是把小飯桌子丟出來了。隨著，鄭天惠躍在院內，打算躍出牆去不與白菊花動手。白菊花久經大敵之人，早就一個箭步擋住他的去路，說：「鄭天惠拿首級來！」鄭爺拚著這條性命，與他決一死戰，這口刀上下翻飛，又得防著他那寶劍別碰著自己的利刀。屋內銀鬚鐵臂蒼龍紀強說道：「晏飛，可千萬不可與你二師弟交手，他可不是你的對手，看在為師的面上，讓他一步。他比你小，有什麼話你們兩個人屋裡來說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你們還要鬧哇，你師傅的話都不聽啦！」姑娘也說：「你是沒聽見哪，你從今後不用上我們家裡來，你要是裝聾，我可要拿棍子來，幫我二哥打你去了。」老太太說：「女兒，你可別出去。」正在這麼光景，就聽「噲啞」一聲響亮，「噲啞啞」刀頭墜地。銀鬚鐵臂蒼龍紀強說：「不好，把刀頭削了。晏飛你千萬可別要你師弟的性命！」又聽「撲哧」一聲，紀強說：「你別要你師弟的性命！」先「噲啞」一聲是削刀，「噲啞啞」是刀頭墜地，「撲哧」，是把頭巾削去了半邊。鄭天惠紮扎手，剩了半個帽子，把刀把都丟出去了，只可躍出圈外，撒腿就跑，一縱身躍出牆去。白菊花也就躍出牆去。鄭天惠一直奔正西。展爺在樹林內，等的著急，出樹林之外觀看，恰看見前邊跑的鄭天惠，手中也沒拿兵器，後面正是晏飛追趕。展爺讓過鄭天惠去，一聲斷喝：「欽犯休走！」白菊花一看是南俠，先就把自己心中高興打消了一半。展爺把劍就刺，兩個人動手約有數餘合，白菊花虛砍一劍，回身就跑，一直跑向正北。前面就是一片樹林，白菊花進了樹林。展爺並不追趕，這叫窮寇莫追。回頭一看，見鄭天惠也趕下來了。兩個人會在一處，天惠問：「大人，沒追上白菊花？」展爺說：「賊人穿林逃命去了。」復又問鄭天惠：「你們二人怎麼會於這裡見著？」鄭天惠就把怎麼得藥，白菊花把他堵住的話，學說了一回，又道：「今日不是你老人家，我性命休矣。」展爺說：「方才我要同著你到老師家中去，那可把他拿住了，總是機會不巧。」鄭天惠說：「我還得去告訴我師父師母，不然，我師父師母也要懷念於我。」展爺說：「正當如此。」仍叫展南俠在樹林等著，鄭天惠回奔師父家而來，將到門首，就見師母與師妹，開著門，在那裡觀看。一見鄭天惠沒死，姑娘先就問：「二哥，你受白菊花傷了？」鄭天惠把怎麼輸給白菊花，展爺怎麼把他追跑說了一回。說：「我不進去告訴師父了，那面還有人等著哪。」老太太說：「不必了，沒事你可來。」隨帶著姑娘關門。鄭天惠撲奔樹林，會同展爺投奔徐州，行著路把那藥拿山，交與展南俠。展爺說：「你帶著不是一樣的麼？」天惠說：「大人，此藥甚好，一包上鏢傷之處，一包用無根水送下去，吐出黑水，用大鯽魚烹湯，不要油鹽醬醋蔥蒜薑作料，將魚撈出去，把湯喝下，與好人一樣。」說著便將藥摸將出來，交給展爺。正說話之間，可巧前面有一段山溝，就有三四尺寬，裡面見些亂草蓬蒿，二人由南往北，從溝東而走。正走之間，忽見溝中「颺」、「颺」的飛出來兩宗暗器，「撲哧」一聲，正中鄭天惠。天惠「撲咚」一聲，栽倒在地。展爺將身一歪，躲過那宗暗器，回手抽劍一看，正是白菊花躍出溝來撒腿就跑。原來白菊花預先就跟著來了，就在郭家墳那裡等候，他一見沒打著展爺，撒腿就跑。展爺不敢追他，忙看鄭天惠死活，原來肩頭上中了一鏢，自己已將鏢取下來，在那裡躺著，哼哼不止。展爺連忙喊叫地方，不多一時，地方來到。展爺說：「我姓展，御前護衛，你叫什麼？」地方說：「小人叫劉順，給護衛老爺叩頭。」展爺說：「你們這裡有個姓紀的紀強，你可認識不認識？」地方說：「認識，那還是我紀爺爺哪。」展爺說：「這是他二徒弟，叫他大徒弟用毒藥鏢打了，你找幾個人來，取一塊門板繩槓，取一碗無根水來。」地方答應，去了半天，打著燈籠，找了幾個人來，扛著門板，夾著繩槓，托著一碗水。大家過來，展爺就把藥拿將出來，把他肩頭衣襟撕開，上了一遍，此時牙關不大甚緊，將他攙起來，將一包灌將下去，哇哇吐了半天黑水，身體透軟。大家將他放在門板之上，把繩槓穿好，前面有地方打著燈籠，直奔銀鬚鐵臂蒼龍紀強家來。將到門首，展爺就聽見白菊花在裡面哈哈狂笑，展爺低聲說：「你們暫且先放下，千萬不可說話，兇手在內，待我將他拿住。」把大家嚇的不敢說話，將門板放下。展爺叫他們吹滅燈籠，自己躍上牆去，往內一看，吃一大驚。是什麼緣故？皆因白菊花鏢打鄭天惠，被展南俠一追，淫賊一想，雖然鄭天惠前來討藥，師父不應給他。到了紀強門首，一縱身躍將進去，啟簾攏進了屋中。姑娘說：「你什麼事情？又上我們這裡來了，從今以後不用登我們的門。」晏飛說：「丫頭，你快些住口。」淫賊見了師父師母，並沒行禮。紀強說：「晏飛，你實在不聽話。」晏飛說：「老匹夫快些住口，我這晏飛，也是你叫的麼？」老頭子一聽，氣的渾身亂抖，說：「你是我的徒弟，我不叫你晏飛？」晏飛說：「哪個是你徒弟？皆因你行事不週，這才招出晏某與你斷義絕情。」老太太在旁說：「老頭子，你這個徒弟可教著了，破口罵你是老匹夫。晏飛，你可也真不怕造罪。老頭子，咱們命中沒有這個徒弟。這是何苦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」紀強說：「好晏飛，你說我行事不週，我是哪件事對不起你？」白菊花哈哈一笑，說：「老匹夫，這解藥乃是姓晏的拿銀子所配，囑咐過你不叫給別人。如今你見了銀子，他又帶了一個作官的來，你就把藥給了他救我的仇人去了。不想想，要不是姓晏的拿出銀子來，養活你們全家性命，大概你們一家大小早已凍餓死了。」姑娘在旁一聞此言，早氣得柳眉直豎，杏眼圓睜，說：「好白菊花，實在罵苦了我們了，快與我滾出去罷！」白菊花說：「好丫頭，你也敢出口傷人，要不是姓晏的給你們銀子，你也配花花朵朵，穿穿戴戴？你將身許我都報答不過晏大老爺的好處來。」這句話把姑娘羞得滿面通紅，說：「姑娘不比你，你也不認識姑祖宗是誰？」說就摘頭上簪環，拿一塊絹帕把烏雲罩住，脫下大衣服，解裙子，到裡間屋內取棍。紀強說：「晏飛，我們姑娘得罪你，你可看在我的面上，你走罷，從此咱們也不用師徒相論了。」老太太過來，就往外推著說：「讓你妹子一步，也不算吃虧，你給我們留下這個女兒罷，你要不走，我給你叩頭啦。」晏飛無奈何，叫老太太推到屋門以外。也是活該，姑娘拿了一根棍，欲追出，老太太又手一攔，如何攔得住？白菊花在院中，也不肯走，說：「丫頭你要出來，可是送死。」也搭著姑娘會些本事，一推老太太，姑娘從旁邊縱出來了。晏飛見姑娘出來，回手把劍抽出來，與姑娘兩個戰在一處，屋內紀強苦苦哀告晏飛，說：「晏大爺，你少許看著老漢一點情面，可千萬別結果我們女兒的性命。」老太太是在院中，跪著求饒。白菊聽著紀強說的可憐，並且又有老太太叩頭，自己也不好意思再鬥，說：「也罷，晏某看在他們老夫妻的面上，饒了你的性命罷！」說著，又假砍了一劍，直奔牆來，一抖身躍出牆外。按說姑娘就應不迫，這紀賽花性如烈火一般，隨跟著也就躍上牆去，那哪知曉白菊花縱身躍出牆，原來沒走，就在牆根下一蹲，摸出一枝鏢來在那裡等著。姑娘不迫便罷，她要迫來，說不得將她打死。不料姑娘真又竄上牆頭，往外一探身，白菊花把手中鏢往上一抖，只聽得「撲哧」一聲，姑娘翻筋斗摔將下去，「撲咚」一聲栽倒在地，撒手扔棍。老太太眼看著姑娘由牆上摔下來，自己趕到跟前，細細一看，「哎呀」一聲，也就跌倒在地。要問母女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